



人物 吕惠卿

吕惠卿（1032年-1111年），字吉甫，号恩祖，泉州南安水头镇朴里人，历任翰林学士、知军器监、参知政事、知太原府等职，政治改革家，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，为推动变法作出了许多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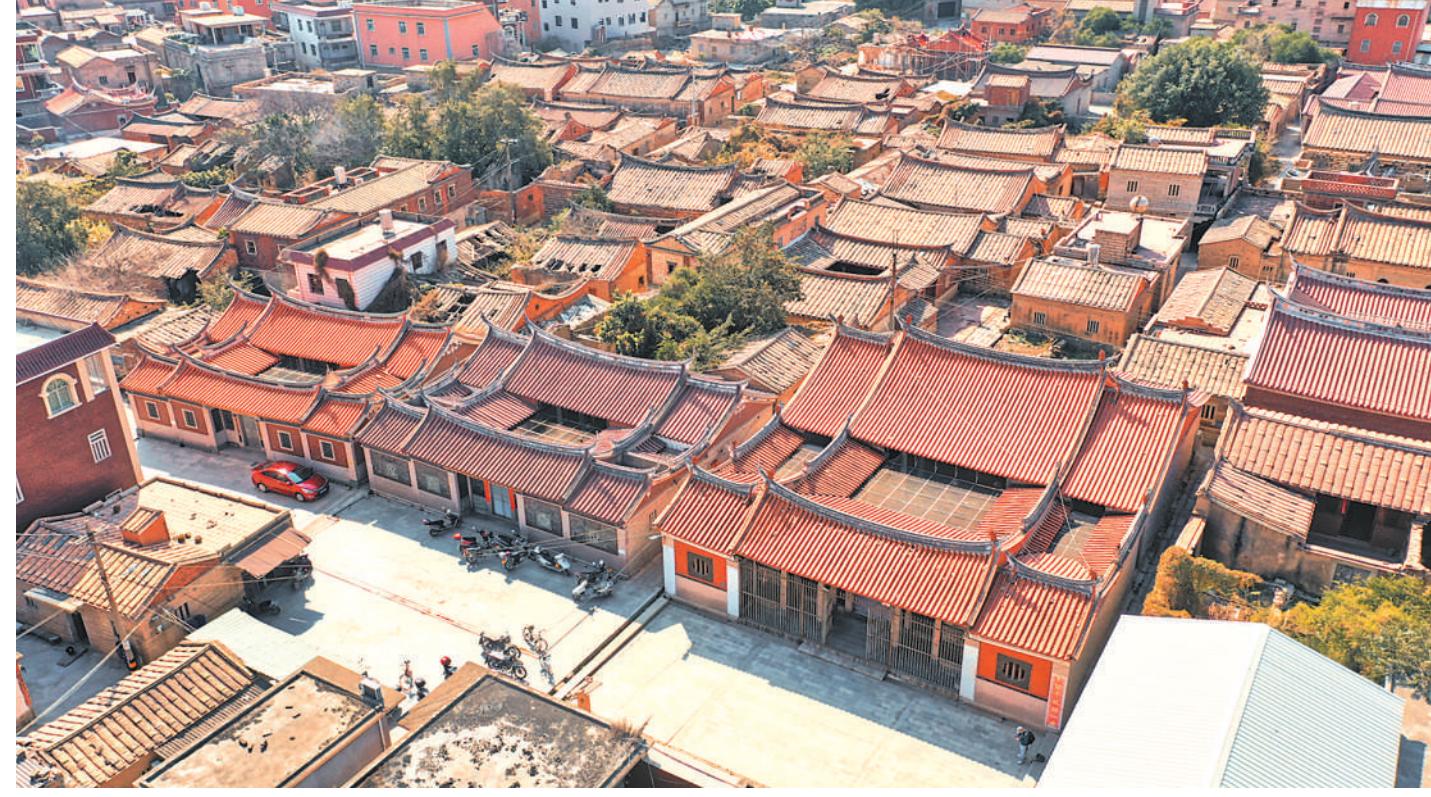
宋代，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耀眼的一个朝代。在那一池绚丽之中，曾绽放过无数来自闹市的清荷。今人翻阅宋史，若要梳理那些曾影响过历史进程的宰执大拿，不能不提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——南安人吕惠卿。

中国历史上，有不少名士因身处政局变革的漩涡，在身后留下诸多的争议，吕惠卿便是其中之一。作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，吕惠卿的才识曾得到过包括宋神宗、王安石等人的高度认可。但历仕五朝的他，却也因为参与了变法，下半生政治生涯几乎都在朝外辗转。

如今回望历史，是非功过，已成云烟。后世对他的评价，在近现代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匡正。2001年，吕惠卿逝世890周年之际，由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、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举办的吕惠卿学术研讨会上，著名文史学家卢美松认为，应该给吕惠卿以积极的评价，肯定他在变法上的贡献以及戍边御寇上的业绩，肯定他的政治军事和学术才能。在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和程应镠主编的《宋史研究论文集》中，著名历史学家周宝珠评价吕惠卿为“北宋杰出的政治革新家和学问家”。

N4
海丝商报
2021年3月12日
星期五

责编：林梅治
美编：柯吉
校对：欧爱婷



二甲吕氏祠堂“使相家庙”。

得介甫伯乐一顾 登元辅护法有功

林超连

使相家庙

从国道324线水头段拐入尚直路，一座偌大的牌坊矗立眼前。沿着牌坊一直往里，便是声名远播的朴里。

朴里有多大，很多乡人都说不清。泱泱乡里，道路四通八达，民宅随处可见。从村里的小学出发，穿过几条蜿蜒的巷弄，二甲祠堂映入眼帘。远远望去，祠堂就像一位老者安静地屹立在那儿，建筑规模宏伟而气派，“使相家庙”四字写于正门之上。

这座始建于南宋、复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“使相家庙”，如今与其他宗祠大同小异，但相传建造之初曾配以园林式附属建筑，家庙巍峨，美轮美奂。

距离“使相家庙”约10分钟路程的九甲及乙甲祠堂，若无宗族大事，平素也是大门紧闭，与普通家庙别无二致。但在朴里的吕氏族人眼中，这3座家庙却封存着吕氏人闽开疆拓土的辉煌历史。在这里，族人们或用碑刻楹联，或用石雕砖雕，将先祖事迹大书特书，用以激励后裔发愤图强。

曾经参与过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，无疑是让吕氏族人最自豪的先人。被冠以“使相家庙”的吕氏宗祠二甲祠堂，便是因吕惠卿官拜北宋参知政事而得名。

岁月洗礼，却无法抹去家风的厚重。“使相家庙”门前的一对楹联，到如今仍是吕氏族人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。

楹联上书“四世六登元辅，十子八捷南宫”。上联指吕氏一门中有6人在宋朝拜相，这6人包括吕蒙正、吕端、吕夷简、吕公著、吕惠卿及吕大防。下联则指吕惠卿那一代的10个成丁兄弟中，共有8人中了进士。

这段佳话，在吕惠卿的父亲吕璡的墓志铭中有所记载：“长子惠卿，官至参知政事；次子德卿，官至太子中允、集贤校书、理崇政殿说书；次子温卿，官至看详编修中书条例、同判司农寺；次子和卿，官至河中府知府；次子虞卿为知县；次子康卿，官至台州观察推官；次子谅卿，官至太常斋郎；升卿方第，同丁忧。”

实际上，南北宋319年间，泉州吕氏便先后出了37位进士。但不论是中进士还是拜相，吕惠卿都是吕氏入闽以来，成就最高的族人。



二甲吕氏祠堂“使相家庙”。



吕氏宗祠一石雕上，记录吕惠卿力持变法。

遗迹 吕氏宗祠

吕氏宗祠位于南安市水头镇朴里村，始建于南宋、复建于明朝万历年期间，现存大宗祠有三座：使相家庙（二甲祠堂）、九甲吕氏宗祠、恭懿侯家庙（乙甲祠堂）。其中，九甲吕氏宗祠所在之处据传曾是吕惠卿的故居地。

孔颜之交

政治改革家，号为“护法善神”，却也被骂为奸佞小人，与蔡京、童贯共列“奸臣传”。

这一切，都源于他参加了北宋历史上那场最大规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革新运动——王安石变法。可以说，吕惠卿前半生辉煌的政治生涯，就是从王安石的伯乐一顾开启的。

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相识，源于欧阳修的引荐。吕惠卿进士及第的那一年，主考官就是文学大咖欧阳修，欧阳修赏识吕惠卿的才华，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提道：“吕惠卿，学者罕能及，更与切磨之，无所不至也。”

而吕惠卿的才学确实也值得推崇，虽然小王安石10岁有余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初见便引为知己。很快，他便为王安石所倚重，事

无大小，必同其共相谋划，所有建议奏章，皆由吕惠卿执笔。《宋史》说两人“论经义，意多合，遂定交。”

在王安石眼中，吕惠卿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，最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学以致用，所以他向宋神宗推荐吕惠卿时也不吝溢美之词：“惠卿之贤，岂特今人，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。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，独惠卿而已。”

而吕惠卿对王安石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四处对人说：“惠卿读儒书，只知仲尼之可尊。读外典，只知佛之可贵。今之世，只知介甫之可师。”两人大有相见恨晚、惺惺相惜的感觉，世人将二人的情谊称之为北宋的“孔颜之交”。

护法善神



位于水头朴里的吕惠卿故居（现吕氏宗祠）。

得有些微妙，并产生了不可愈合的嫌隙。

熙宁八年，王安石复相。不久后，吕惠卿被贬，出守陈州。被贬后，吕惠卿误以为此事是王安石所为，上书自辩，因为这事，两人关系恶化。次年，王安石再被罢相，心灰意冷的他对于变法再也提不起精神了，而曾经的战友吕惠卿也从此远离了权力中心。

元丰五年，吕惠卿知太原府。这一年是他的

知天命之年，他深感与王安石交恶，影响变法大局，遗憾终身，便主动写信表达了和好意愿。

王安石也表示理解，并说两人的矛盾大多因为国事，而非出于私情。回信中他对吕惠卿曾经的支持表示谢意，他说：“同朝纷分，公独助我。”

虽然两人没有马上握手言好，但此后还有多次书信往来，信中二人聊得颇为开心，看来最终还是捐弃了前嫌。

造福地方

方志却语焉不详：“石像天成，好事者略施雕琢。”

对此，泉州文化名人陈日升推测，这个“好事者”就是吕惠卿，理由有三。其一，这样有深邃思想的作品，绝非一个普通工匠随意雕琢而就，需要大家的宏观与微观的设计。吕惠卿注解过《道德经》，对老子研究甚深，老君像可能是这位“道师”的作品。

其二，当时能把石雕做得这么深邃、精细的统筹者并不多。吕惠卿的宗亲也反映过，旧族谱中提及过吕惠卿倡造老君岩，可惜这段文字随着族谱的付之一炬，已无从考究。

第三，为什么史册上对吕惠卿倡造老君岩没有只言片语的描述？盖因吕得罪了记载历史的司马光，其丰功伟绩大多被刻意抹去。更何况相较于国策民生，这只能算芝麻小事，留名青史就无从谈起。



镇安殿还在，镇安桥已不见踪影。

（图片为本报记者李想拍摄。）